

夏日的图书馆

■倪怡方

夏日炎炎，蝉声如沸。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外孙放了暑假从鹭岛回来，整日里守着电视机，眼睛盯着那些跳动的动画人物，竟至于连饭也忘了吃。我见了，不免忧心。这小小的大头颅，若是装满那些虚幻之物，岂不可惜？于是决意带他去图书馆走一遭。

先是去了东海的市图书馆。小外孙初见偌大一座建筑，先是踌躇，继而眼中放出光来，拉着我的手便往里冲。少儿馆在二楼，进去一看，竟是人头攒动，座无虚席。有母亲带着儿女，轻声细语地讲解；有老师领着学生，排排坐定读书。小外孙东张西望，对那满架图书与闪烁的电子屏幕显出十二分的好奇。不多时，他便抱了一摞书回来，席地而坐，翻看得入神。我见他如此，心下稍安，便独自上楼去了。

文学馆在四楼。迈步进去，凉意扑面，大约是人少空调冷气足的缘故。架上书籍排列整齐，间或有读者穿梭其间，脚步轻盈，唯恐惊扰他人。我沿架巡行，指尖划过书脊，眼前掠过的书名，不少是自己这几十年来看过并喜爱的。这些纸张与油墨的造物，不知承载了多少人的悲欢离合。忽见一中年学者，正伏

案抄录什么，神情专注，仿佛周遭一切皆与他无关。我不禁驻足，暗想这学者或许是个作家，当下正在构思某篇小说的什么精彩情节呢。

五楼是社科馆，人更稀少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斜射进来，将书架分割成明暗相间的条块。有年轻学生对着笔记本电脑敲打着键盘，眉头紧锁；有戴眼镜的女子捧着厚厚的经济学著作，不时以手指划着重点。知识在这里沉默地流动，从书页流向人脑，又从人脑流向新的书页。我忽然想起年轻时在农场劳动锻炼，夏日夜晚常躲在蚊帐里读书的情景。那时的书少得可怜，一本借来的巴甫洛夫的《心理学》被我翻得起了毛边，却依然读得津津有味。

古籍馆也在五楼，里面的桌椅、书架竟都是红木制作，显得古色古香，与这馆名十分般配。我向内张望，只见里面光线柔和，几个研究员模样的人正在小心翼翼地翻阅线装书。那些泛黄的纸页，承载着多少先人的智慧与愚昧，如今静静地躺在这里，等待有缘人的解读。

回到少儿馆，小外孙还在原地，只是身边又多了几本书。问他可要回去，他摇头如拨浪鼓。我看表，已是下午六点时分，馆内工作人员告诉我夏日开放至晚九点半，心里暗

赞，这的确是便民之举。

隔天下午我们又去了洛江区图书馆。它较东海市图书馆明显小了，却也精致。少儿区布置得活泼，墙上绘着卡通图案，角落里还设了几台电子阅读器。小外孙一见，又兴奋起来，直奔那些闪亮的屏幕而去。我照例上楼参观，发现此处的文学区虽小，选书却颇为精当。靠窗处设了几张单人桌，有读者正伏案写作。窗外是洛阳江，夕阳西下，水面泛着金光，远处几艘渔船正缓缓归航。我不禁遐想，若能带纸笔来此，择一僻静角落，边读边写，倦时望望江景，该是何等惬意！或许真能文思泉涌，写出些像样的文字来。

当我回到少儿区时，小外孙已与几个同龄孩子玩在了一起，他们围着一本立体书，叽叽喳喳如一群小雀。我忽然明白，图书馆之于孩童，不仅是求知的场所，更是社交的天地。在这里，他们学会了安静，学会了分享，也学会了独立思考。

离开的时候，小外孙恋恋不舍，问我何时再来。我答应他每周至少来两次。归途中，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当日所见，眼中闪着求知的光芒。我想，这个夏天，或许会成为他今后记忆中最特别的一个。

夏日悠长，书香更远。

夜空即景

■陈心妍

我坐在赤湖湾的礁石上，看黄昏把最后一缕暖光泼在滩涂上。滩涂的软泥还带着白日的温热，赤脚踩上去，像陷进一块巨大的蜂蜜糕。远处半月湾的浪正一层叠一层地漫过来，舔着岸边的贝壳，把天空的橙黄倒影晃成碎金——那颜色，多像奶奶腌渍的柚皮糖。归巢的鹭鸟擦着我的头顶掠过，翅膀带起的风里，有海腥气混着芦苇的清苦，它们的鸣叫声落在浪尖上，惊得波纹一圈圈荡向远处的崇武古城，仿佛要去叩响那座老城的石墙。

这时，月亮已悄悄从笔架山后探出头，我抬手遮眼，看它像块被海水洗亮的鹅卵石，慢慢爬到净峰寺的塔尖边。身旁的石头厝里飘出饭菜香，混着海带汤里的牵挂，阿妈的唤声混着银饰的叮当从门缝溜出来——是惠安女阿姐们收工回家了。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贝壳，壳上还留着日晒的余温，抬头时，第一颗星已在塔尖眨了眼，像谁不小心从银饰盒里掉出的碎钻。

夜幕垂得低了，我蜷在石头上数星星。它们一颗接一颗亮起来，有的躲在小岞风车的扇叶后，有的就悬在我头顶，近得仿佛伸手能摘到。风裹着潮味吹过来，带着点涼意，我把外套裹紧些，听见身后的芦苇丛沙沙响，像是在和浪涛对吟。月亮被一缕云丝遮了半张脸，像阿姐们遮面的花巾，漏下的清辉淌过石头厝的黑瓦，瓦上的青苔便泛出冷光，连墙缝里的野草都镀上了银边。

夜深时，潮声慢了下来，像奶奶摇着蒲扇哼的催眠曲。我起身往回走，脚边的溪水映着月影，弯腰去碰，却只捞起一手凉丝丝的碎光，倒像打翻了阿妈的银线盒。石雕厂的灯还亮着，窗纸上印着匠人弯腰刻石的影子，刻刀敲在青石上的“笃笃”声，和远处古寺的钟声叠在一起，成了夜的心跳。

快到家门口时，我回头望，赤湖湾的夜空像块缀满碎钻的深蓝色头巾，月亮正悬在风车顶上，清辉漫过晒着渔网的竹架，网眼里的星光晃啊晃。我心头漾起一阵暖，原来家乡的夜色，藏着这么多温柔的光。

这样的夜空，是山海写给大地的诗。我读着读着，心就醉了。

积懒成“虫”

■康志远

教室里老款的悬挂式电风扇风力不温不火，提供的清凉有限，宛若一个处变不惊的老师傅，但我的学生做不到。在课堂上，他们的心就像窗外的蝉一样，鸣叫不止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忍不住转眼望去，没过十几分钟，就要强调一遍纪律，像一盘揉碎的细沙。一位老教师传授给我一个方法，可以给这群脱缰的“野马”收收心，那就是玩猜字谜游戏。

一上课，我没有让学生打开书本，而是故作神秘地在黑板上写“积懒成__”，猜一个字，让学生各显神通。他们马上你一言我一语，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，那专注的眼神，伶俐的小嘴，只要不用读书，准能说得热火朝天。老教师的标准答案是——积懒成笨，日积月累的懒惰将会不可避免走向笨的结果，正所谓：天道酬勤，功不唐捐。

学生的回答绝对能让你大开眼界，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想象力，有说“积懒成惰”“积懒成蠢”的，还有说“积懒成困”“积懒成废”，不仅字说出来了，还能有理有据地延伸一番。我点点头示意他们说得都对，让他们自己说总比老师干巴巴的讲课来得有作用。我从来没发现学生这么能说会道，可能是以往的课堂都是老师在“大水漫灌”。

最让我出乎意料的是一个平时沉默少言的高个男孩，他举手回答“积懒成虫”，解释是：长期放任自己无所作为，人就会像虫子一样软弱无



力、萎靡不振，更不用说破茧成蝶了。多么诗意的解释！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条懒洋洋、慢吞吞的毛毛虫，既生动又形象。我觉得他的回答要比标准答案精彩得多，这是我这节课最大的收获。

在这个高个子男生身上还发生过这么一件趣事：一个周末，他们一家从校门口路过，他推着坐在宝宝椅上的弟弟，看到我立马抱起弟弟向我奔来，也不管小家伙在他的怀里像鱼一样扑腾，对我说：“老师快看，我有弟弟了。”他举起弟弟像举起一个了不起的奖杯。我笑着说：“恭喜你！”在他心里，有弟弟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！

跟学生玩猜字谜游戏让我想起曾经很火的一道考题：冰融化后是什么？标准答案是水。而一位学生回答“春天”被改卷老师判错，这件事立刻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标

准答案就一定比孩子的“异想天开”好吗？不一定，我们也不应该刻板地用大人的想法去束缚孩子的想象力，角度不一样，看到的风景自然不一样，就连儿歌里也唱：春天就在小朋友的眼睛里。往大了说，孩子们的人生更没有标准答案，分数也不能决定一切，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多去尝试，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而不是把学生变成流水线的产品，千篇一律。

我用上猜字谜这一招，好处是学生的注意力都回到课堂上来，还能借此机会对他们进行一番思想教育，让他们知道懒惰的弊病；坏处是他们现在迷上了猜字谜，放学或者下课总会拿出一堆准备好的谜语给我猜，让老师和家长猜得昏头涨脑！

